
海得拉巴 - 互联网治理公共会议

201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 - 11:00 - 12:30（印度标准时间）

ICANN57 | 印度，海得拉巴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好的。一分钟准备时间结束，下面开始开会。

好的。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各专家小组成员出席今天晚上的会议，我们将会为大家安排酒会和晚宴，我保证。另外，稍稍对大家表示抱歉。我们并未针对本次会议设置明确议程，这些只是为了供大家参考。我们收集了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屏幕列出了这些问题。这是今天讨论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将简要讨论 IANA 移交后期的互联网治理问题。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我们将共同讨论机构、流程及各类问题。

希望尽量保持互动，如果有人希望从后面走上前台，那么完全可以拿起麦克风发言。另外，我们还会尽量确保会议效率，大家可以在散会后尽情娱乐或享受美食，这是一场期盼已久的盛宴。

我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我想简要介绍一下与会人员。我们仍在等待一位专家小组成员。希望他能够出席会议。

接着，我们将有效探讨这些问题。专家小组成员没有太多时间查看这些问题或进行仔细思考，所以我们将用耳朵来听，继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而确定进展情况。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展开思考，如有意见，请拿起麦克风，提出您对屏幕上显示的这些问题的看法。

今天晚上，有幸邀请到 Renata Aquino Ribeiro，她既是 EI 咨询合作伙伴，也是互联网治理多利益相关方咨询团体成员。我们还请到了 ICANN 董事会成员露丝薇斯·范德朗 (Lousewies van der Laan)、佐治亚理工学院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Netnod 研发负责人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Patrik Faltstrom)、ICANN EURALO 组织主席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Leblond)、非洲信息和通信技术联盟 (AfICTA) 主席 Jimson Olufuye，还有 ICANN 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副总裁尼戈尔·希克森 (Nigel Hickson)。

接下来，我想立即启动会议，我打算先请米尔顿发言。

米尔顿，移交后互联网治理有变化吗？如果有，如何变化？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经历哪些互联网治理变化？

米尔顿·穆勒：

从移交的广泛政治寓意层面而言，言之尚早。迄今距移交工作落下帷幕仅一个月，杰出的德克萨斯州法官刚刚以精彩的戏剧化模式击退牛仔检查总长。法官由 Ted Cruz 亲自挑选。

我认为，ICANN 社群的信心立即恢复，我们对董事会的信任又增加了一分，董事会在处理社群事务与筹备全新问责机制方面

也更加得心应手。目前，我们将在 ICANN 内部推行持续改革，摆脱特定政府的干涉。

我们在处理政府问题以及政府与 ICANN 互联网社群关系方面仍然面临各种问题，仍需继续寻找解决之道。不过，我认为，现在的 ICANN 发展脚步越来越稳固。

马修·希尔斯：

谢谢米尔顿。请更集中地谈谈核心问题。未来几年将会出现哪些变化？您认为 IANA 移交对于长远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我将会与在座各位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

米尔顿·穆勒：

某些机构将参与互联网治理工作，目前我最感兴趣的主题是网络安全，这是一个互联网治理问题。而不是像人们说的，互联网治理是网络安全的一小部分。

现在，我们必须确定多利益相关方方法能否应对未来的网络安全问题，这将会形成一个新的战场。实质上，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已然取得成功，顺利完成了名称与数字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工作，那么其他一些问题呢？比方说网络安全、互联网行为准则等。

我认为，从长远发展角度而言，我将会密切注视如何实现网络安全、如何处理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及一系列相关安全问

题，我们将在讨论碎片化主题时探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威胁我们重新启用民族国家框架。

马修·希尔斯：

谢谢米尔顿。接下来有请露丝薇斯和马库斯 (Markus) 发言，因为遗憾的是，他们不得不在 7:00 离席，同样还是这个问题，露丝薇斯。您认为，移交对于周围环境具有哪些影响？请从更长远的角度说明。谢谢。

露丝薇斯·范德朗：

非常感谢，感谢邀请我参加本次会议。我想提前向大家表示道歉，董事会成员因需要赶车必须在 6:57 离席，但我们杰出的政府合作小组仍将继续留在会场开会。热切期望倾听讨论、成果及大家的意见。另外，能以这样方式启动会议真的很棒，特别是还提出了这些问题，当然，我赞同米尔顿的说法，目前妄断结果言之尚早，我们必需从现在开始继续检验半年、一年乃至更长时间。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下面我想谈谈具体问题：现在需要扮演哪些角色？在我看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想明确一点，我并非代表董事会或任何工作组参加本次会议。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就坐在那里，他才是负责互联网治理及董事会工作流程的董事会工作组主席，我们会最后讨论这些问题。我想分享一些个人经验，因为我刚刚在一年前加入董事会，对于我个人而言，ICANN 的一切完全陌生。

所以，我想我眼中的移交与很多政府的观点不同，因为只有一小组人员，其中很多来自 GAC，他们了解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也了解技术详细信息。不过，还有数千乃至数百万政府人员，他们所在的政府才刚刚加入。我明白他们的处境，因为我也是去年刚刚加入，仍在学习阶段，每天都在学习。

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开展两方面的重要工作。首先，我们必须开展问责制工作。我们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因为我想一旦该系统发生故障，人们势必会以此为借口表示，“瞧，系统又无法运行了”，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我们必需推进系统，必需加以干预。

责任重大，必需长期保持系统正常运行。我们所有人都要肩负这项责任，而且永无休止。

其次，我认为继续架设桥梁至关重要。我所说的桥梁是指互联网、政治或政府之间的桥梁。它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事实上，各方汇聚于此，因为 GAC 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了解它们并与它们开展对话，它们了解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地区召开会议的政府也了解这些问题。

为搭建桥梁、了解各自的语言，尽力履行我们所肩负的不同责任极为重要。

我发现，我认为有些时候人们低估政府的能力；如果愿意，政府其实可以通过立法将互联网置于死地。碎片化只是一个例子。然而，政客与政府必需承受来自选民和选区的极大压力，

不得被迫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犯罪、恐怖主义、贫困，以及人们可以想象到的一切问题。

很多问题发生于互联网。人们会问：你们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对互联网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互联网上设身处地地解决问题。

我始终担心，科技狂、技术社群及切实掌握科技动态的人们不愿帮助政府寻找网络安全及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像你们所说的，不情愿用小螺丝刀细致修复，而是用大锤解决问题，继而造成长期隐患。

我认为，这才是主要问题。我们必需启用问责制，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持续架设桥梁。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露丝薇斯。

马库斯。

马库斯·库墨：

谢谢。我也想为提前离开而表示抱歉。露丝薇斯和我并未进行过协商，但我们似乎有些不谋而合。

我想简单回应一下这些不同问题：移交后，互联网治理有变化吗？是的，这个问题言之尚早。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某一政府的优势角色是互联网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代表认为，美国政府的干预是互联网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现在移交工作完毕，这个问题也随之消失。对于讨论的影响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这其实是互联网治理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另外，哪些国家、地区、全球级势力会对互联网带来影响？显然，新互联网用户不再来自欧洲和北美，而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来自非洲和亚洲。他们带来了新的语言、新的文化和新的互联网敏感问题。显然，这必定会对互联网治理讨论带来影响。

我认为，这无疑也是 ICANN 需要考量的一项重要挑战。我想 ICANN 社群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新用户的不同文化和不同背景保持敏感度。

互联网面临碎片化问题吗？我们确实发现这种迹象，一些出色的小工具与其他工具不兼容，这就是表现之一。还有一些出色的应用程序仅供部分用户使用。互联网就像是 Facebook，这就是互联网的真谛。人们不会切实获得所有互联网体验。他们只会谈及某款应用程序的使用感受。零评分是其中一项讨论，我明白印度一直面临这个重大问题。

这是一个方面，一些国家/地区还在网络边界构建了防火墙。

从一开始就营造出紧张气氛。作为一项无边界技术，互联网与围绕国界构建的国际系统存在本质冲突。

显然对于我们而言，建立相互协作的开放式互联网环境是一项重大挑战。

在 ICANN 星球中，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和责任更加重大，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我们不再有某家强权政府作为后盾，更不会有人保护我们。必须彰显责任心，表明我们已经成熟。我完全赞同露丝薇斯的观点，系统问责制这种责任极为重要。

最后，我也赞同米尔顿对于安全挑战的看法。举例来说，我们发现，联合国正在组建第一支委员会，不是为了开展这些讨论，而是聘请了一组政府专家。绝非多利益相关方。

我听说，瑞士将召集这组专家在日内瓦举行下一场会议，他们已竭力邀请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或互动，至少做出了部分努力，但其他政府专家并未做出回应，因而决定在午餐时间组织一场活动，以便其他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不过，这只是一个例证。不只传唱圣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还有另外一些势力，这一点在安全领域表现尤为明显。政府向来倾向明显，喜欢沉浸于自己的世界。

我的讨论一直开放，诚邀广大利益相关方说明工作进度，这也是在这一领域树立信心的最佳途径。

马修·希尔斯:

谢谢, 马库斯!

帕特里克, 要发表意见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我认为, 大家提出的观点十分正确。特别是, 我喜欢马库斯的观点, 我们现在已经成熟。我们要求获得车钥匙, 而且成功得到钥匙, 现在必须证明我们不会造成交通事故。

行车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 包括遵循速度限制, 不能越过他人, 不能右侧驾驶, 不能在错误的方向驾驶, 同时还要遵照其他一些立法和规范, 但务必保证不会摔倒, 否则大人们会来到我们身边再次取走钥匙。

我喜欢马库斯做出的这项比喻。衷心希望移交工作进入下一阶段, 而不是就此夭折。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都是互联网用户, 也有能力维护互联网秩序。因为我们发现, 我敢断言, 自开始实施电信管制以来, 立法与规范之间形成了间隙。全面考量互联网与利用率, 我的意思是, 通过物理访问实现信息、材料或其他层面的信息化, 再通过互联网各方传播数据, 我敢断言, 在这两个层面的综合作用之下, 必然会实现蒸汽机发明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变革。

同时这也意味着, 从目前使用的规范角度而言, 规范与立法之间的差距会不断增大。这样, 我们将也将从立法型、政府控制

型、知识垄断型电信通信系统转向市场驱动型发展，如此大量的变化将同步完成。压力必然存在，这一点不足为奇。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帕特里克。

Renata，要说点什么吗？

RENATA AQUINO RIBEIRO: 大家好，是的。有趣的是，今年既是 ICANN 移交年，同时也是 IGF 十年计划的首年。对于我们拉丁美洲而言，变化比米尔顿的发言更加显著，因为我们来自 LACNIC，爱丽丝·格里琪 (Elise Gerich) 也来到这里，我们计划举办一场全员排队庆祝移交工作。接着，德克萨斯州法官发来消息。

我们守着大概 10 箱香槟，焦灼等待移交是否通过。还记得最终确认时，人们报以热烈掌声，所有人都在拥抱庆祝。虽然不了解怎么或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 ICANNWiki 海报已经已然公布这条消息。如果有机会看到 ICANNWiki 海报，必然会看到大篇幅描写拉丁美洲的激动瞬间。

尽管空气中弥漫着友善的气氛，但同时也不免感受到责任。当然，我会克制社群问责制和责任观念。

那么，如果在新组织中，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考虑社群的反应及社群本身的看法，又该如何开展工作？今年也是 IGF 全球

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在闭会期间开展了专题工作：BPF 和动态联盟组织会议。特别是就 BPF 而言，从国家、地区和全球级别讨论层面，这是我们第一年同时在拉丁美洲 IGF 和亚洲 IGF 讨论 BPF 性别和访问。该讨论由巴西 IGF 发起。当然，在移交后的新世界中，全球网络传播将更加轻松，同时社群也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每当有人提及互联网碎片化，我喜欢用到“防弹网”这个术语——我认为，如果避免所有这些碎片齐聚，那么势必不需要开展重要工作。最有趣的是，南半球主要通过移动通讯网络组织而来。大部分交流经由移动通讯实现，丝毫不会考虑政策制定流程格式。作为集体研究的一部分，我们于 2015 年开始创作译本 IGF 图书，我本人来自 IGF 2015 地区，这也是我决定参与相关工作的一个原因。我们早已开始创作这本书，并继 ICANN 之后推出图书。全程通过移动通讯实现。

我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在移交后的世界中，我们必须集合整个社群之力。

马修·希尔斯：

谢谢 Renata。在奥利维尔发言之前，我想先说几句，简单谈谈我个人的移交工作经历。我加入了 ICANN 参与移交工作。我既是 IANA 移交工作组成员，也是 ICANN 问责制工作组成员。大家知道，在座的很多代表和听众都面临大量工作。我的孩子们总是会问我，这么晚打来电话有什么事？这么早打来电

话又有何事？诸如此类。我正在为确定是否移交而努力，但却无法解释移交工作的具体含义。正如米尔顿所说，最终结果即将出炉，法官于星期五启程前往德克萨斯州，我想可能更早或者其他什么时间，我们获悉了移交的实际日期，当天起床后，走下楼梯，莫名松了口气，发现可以打开互联网，而且它一直就在那里，走到孩子们面前迫切地问：发现有什么不同了吗？得到否定答案后，自嘲说，好吧，还在移交。噢，很正常。这两年，我们一直都是这种反应。噢，好吧，还在移交。很好。一切如常。我想感谢社群为此所做的努力。

不需要成箱的香槟，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庆祝，在内部静静地庆祝一下，一切都未改变。无论如何，接下来交给奥利维尔。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谢谢主席先生。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真的很有趣，我们经常听到 IANA 移交，但实际上，有没有真正进行 IANA 移交？没有。严格来说，IANA 职能并未改变。依然和过去一样。我们依然提供同等品质的服务。事实上，对于最终用户而言，没有任何改变——移交前后没有任何不同。我们期待 IANA 管理权移交。我想这就是马库斯口中的另一个有趣想法。想象一下，迄今为止，只有一家政府持有核武器，这足以对 IANA、ICANN 以及我们现有的各种利益相关方模型进行干预。然而，根据我个人的感觉，目前没有任何变化。感觉上似乎是 [用非英语语言发言]，越是改变，越是保持原样。

2012 年，我们在国际电信世界大会上摊牌，当时起了冲突——我想算是冲突，一面是多边模型，另一面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接着，情况有所缓和，我们起了一些小冲突，我想或许随处可见。直到最近，上个星期突尼斯哈马马特刚刚召开了世界电信标准大会，我们想必还记得，电信标准是技术内容。应该算作技术标准。不含任何政治色彩。紧接着，突然之间，我们因讨论而感到震惊不已，讨论围绕标准大会第 47 项决议开展，讨论主题为域名。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主题？这与移交工作有关系吗？我们认为，或许是现在 ICANN 丧失了这家庞大政府的支持，正在伺机寻找其他机构接管整个域名系统，那么采用互联网标识符的一切元素都将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转移到多边模型？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里，有一种观念势必会逐渐改变，大政府支持这个观念将一去不复返。我们必须证明社群运转正常，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运行良好，还必须与广大盟友和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国家/地区协同作战。鉴于目前还面临一项挑战，那就是吸引更多的国家/地区拥护这个模型，但愿为此做好准备，切实传播并联络这些国家/地区，接触相关政府，联络往往认为政府是终极手段的这些社群，如果愿意的话。他们信任我们的政府，相信政府可以做到私营部门无法达成的目标。

或许，倘若这一点发生改变，他们不得不考虑一下。我明白，一些人认为 ICANN 没有必要参会，更不需要参与互联网治

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我们的直接环境，也是威胁来源。不仅会威胁 ICANN 职能，而且还会威胁我们采用的模型，也就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

马修·希尔斯：

谢谢奥利维尔。Jimson，下面我想请你发言，接着再由尼戈尔发言。仔细思考我们刚刚的发言：移交后，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全无变化？或许，大家也可以从地区和国家的层面谈谈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同？未来几年可能会感受到此次移交所带来的哪些影响？

JIMSON OLUFUYE：

谢谢您，主席先生！首先，我想说的是，我要复制粘贴奥利维尔在会上提出的观点：移交后要保持警惕并提高参与度。再次自我介绍，我叫 Jimson Olufuye。我的正职是负责管理尼日利亚阿布贾的一家现代 IT 公司。我的公司隶属于非洲 ICT 联盟，它是一个面向非洲 ICT 协会和公司的联盟。起初，公司只获得了 6 个国家/地区的成员资格，如今已增至 27 个国家/地区。

我们是 ICANN 商业选区成员，同时也是国际商会成员。商业行为是信息社会的一部分。恕我冒昧，我们的 IG 产品需要广泛参与，希望非洲私营部门广泛参与对话。另外我要说的是，我有幸成为工作组五大商业成员之一，CSTD 是指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加强合作工作组。

该工作组从需求入手解决一些 IG 问题，因此可以说是加强合作。但在此之前，我想说的是，自 WSIS 2003 和 2005 起，我开始参与讨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问题或 ICANN 的使命。这一直是主要争议焦点，由此 IGF 应运而生，其次还有加强合作。

IGF 一直正常运转，这是一种多利益相关方论坛，在论坛中，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听取意见，而且必定可以获得很多教训，继而复制同样的方法解决内部问题、国家问题和地区问题。这对于尼日利亚很有帮助，因为全国都能开展建设性参与，甚至可以分区域对接，从而讨论网络犯罪、网络安全、隐私问题、网上言论自由等一系列问题。

在管理权移交的影响方面，我支持 Suna [音译] 的观点，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不过，我也感到很惊讶，正如米尔顿所说，还是老样子。不过如此。我们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我们说了很多，但很多人提出反对，因而未能成行。在非洲，人们表示决绝，说不能相信美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最后，我斩钉截铁地表示，这确实发生了。他们则反驳，这一定又诈，有问题。我又说，刚刚接到通知。真的吗？这个问题很棘手。问题在于，目前人们将信心大规模转移到商业选区或商业社群，希望它们接洽其他利益相关方政府。这就是事实真相。

两三个星期之前，我们在纳米比亚召开了一次峰会，审视了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参与度，这往往对社群很有利。整体理念在于，综合收集各利益相关方的所有意见，以便更有效地为人们

制定良好的生活标准。就非洲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将继续实行这种自下而上的平等多利益相关方方法，这一点很重要。

我认为不会出现过度碎片化，因为这是商业问题。我们需要传递、通报、交流和交换想法，因此需要从根本上实现互操作。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从商业论证角度而言，我认为这种程度的碎片化不会导致人员数量大幅减少。

我们只需要参与。奥利维尔刚刚也说过，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同时还必需进一步培养能力。政府与我们并肩作战，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因此也希望进一步加强治理。ICANN 这类成熟机构不需要提供更多资源，也不需要更积极地吸纳合规问题和执法人员。不必直接找出网站，指出就在这里。而是必须融入他们当中。对吗？必需密切接触，告诉他们推出了解决方案。一旦他们确信确实推出，我敢保证，非洲人民多半会表示赞同——解决方案就在这里，我们来试试吧。

我们需要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需明白，这是一项重大进步，我们真的应该进行庆祝，并继续推行有效 ICANN 模型。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 Jimson。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您和尼戈尔都是加强合作工作组成员，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

该流程在移交前已然启动，移交后依旧继续实行。在某种程度上，奥利维尔的说法完全正确，有些方面并未改变，对吗？

或许，大家可以就加强合作工作组的发展方向各抒己见，因为显而易见，政府在互联网领域发挥的作用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对吗？

JIMSON OLUFUYE:

是的。说得好。

不要忘记，我们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而且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我们来到了美丽奇妙的印度和加强合作工作组，我们深知印度对于处理这些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确定了重大进展。我们明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于处理这些问题的重要意义，他们同样出席了会议，我们见证了 Arasteh 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工作极具价值。我们必将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只需要继续保持对话。有人未出席本次论坛，我们确信出席本次论坛的人们必然会意识到集体工作的优势。他们需要亲眼见证成效。这也是他们的福祉。关于讨论加强合作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加强本地、分区和地区级合作，无论非洲、拉丁美洲还是亚洲皆不例外，从而培养能力、共享资源及交换信息，解决社会问题和国内问题。

我们必需持续开展对话，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展现成果，并不断取得进步。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Jimson！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议题，现在有请尼戈尔发言。

尼戈尔，您想必已经听取日内瓦及其他地区的广泛意见。有效掌握了这些不同压力的来源，那么您认为哪些势力可能对移交后的互联网和互联网治理产生影响？

尼戈尔·希克森：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发言会很短。

是的，我叫尼戈尔·希克森。我效力于政府合作小组，与塔瑞克·卡梅尔 (Tarek Kamel) 和安妮-瑞秋 (Anne-Rachel) 一道在日内瓦工作。

我认为，可以说，政府一直发挥作用，而且一直可以感觉它们的作用，我们再来谈谈 WSIS，刚刚有人提到了这次峰会。我记得奥利维尔和露丝薇斯曾指出，政府观念不断改变，近年来，互联网治理议程更有力。

显而易见，召开 WSIS 之前，政府难得关注互联网。如果询问是否要从任何技术参数层面制定互联网政策，它们或许会直接表示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而现在，由于露丝薇斯补充提出以及奥利维尔提到的种种问题，包括网络安全、隐私性、管辖权、欺诈、儿童凌辱等一系

列问题，政府必需对自身面临的各种压力做出应对，也就是说，必须对此做点什么。

因此，我们与各级政府广泛接洽，国际政府组织政府总结更深入，了解问题也更全面。当然，他们的资源也严重匮乏。空有很多能力而已。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 WTSA 意见，上周奥利维尔也引用了这种观点。

如果愿意，也有一项提案，某些政府提出在各 ITU 研究工作组讨论地理名称、国家名称、国家/地区名称。

现在，看看周围的桌子上和地板上，大家必定忍不住感叹，“这些就是我们这一整个星期都在讨论的名称。这是 GAC 向董事会建议的名称，而且董事会也通过了相关解决方案，我们一直在开展讨论。”

对，确实是。某些政府认为在 ITU 和联合国讨论这些问题比 ICANN 更容易，各大委员会的意见也是如此。

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项挑战。无论从外展、参与还是能力培养方面都是一项挑战，正如其他代表所说，我们不需要为这些问题而伤神。

当然，互联网治理论坛是一家颇为重要的动态组织，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弥补部分缺陷，参加互联网治理论坛就像在家中一样自在。它十分开放。不像其他组织一样规定各种条条框框。我们希望届时还可以开展讨论，墨西哥代表 Yolanda 将会向我

们简单介绍这一届重要论坛，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墨西哥举办互联网治理论坛。

总而言之，互联网治理议程仍将继续。或许会按周期举办。有些年份多于其他年份。但是，绝不能说今年是 ITU 议程的最后一年。

目前不能做出重要决策，需要留到两年后的全权代表大会做出，但很快将会启动准备工作。

显然，我们举办了互联网治理论坛。我们召集了一组政府专家出席日内瓦会议，刚刚已经提到过。当然，还有一些加强合作工作有待完成。某些政府认为，它们有权做出互联网在公共政策决策，但是没有立场这样做，我们必须据此展开讨论。我们确信，我们在 ICANN 提出过 ICANN 在这一领域的使命，但其他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非常感谢给我发言的机会。

马修·希尔斯：

谢谢尼戈尔。现在，我想继续讨论第三个议题，也就是互联网碎片化，如何维持开放式互联网？

我们社群有三位代表于今年年初参与创作了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的互联网碎片化部分，他们分别是比尔·德雷克 (Bill Drake)、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 (Wolfgang Kleinwachter) 和 Vint Cerf，其中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正在通过 Adobe 参会。这又重新回到了架构层面、技术层面、政府层面和商业层面问题，无论举办

怎样形式的论坛，都需要克服技术问题并推行标准化或政策，实际上都必然会对开放式互联网造成破坏或威胁？

本报告现已发布并支持阅读，如果沃尔夫冈希望表达任何意见，应该告诉我们。

不过，有几位专家组代表提到了这个问题。另外还面临其他一些压力。我们建立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经证实完全有效，但还面临其他一些现实压力，如果愿意可以在这里进行了解，互联网碎片化文件值得一阅。

当然，人们对于碎片化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我将会请米尔顿简单谈谈他对于碎片化问题的看法，以及他认为这会对开放式互联网带来哪些压力。

米尔顿·穆勒：

好的。谢谢马修。

我想我一直在坚持研究碎片化问题，稍后将会据此编写报告，希望重建这个问题。

我认为“碎片化”这个词范围广泛，特别是在探讨技术、经济及去各种形式的政治和法律碎片化时，将变得包罗万象，广泛覆盖不同类型的现象，除非特别限定范围，否则不能用于讨论碎片化。

举例来说，为通过反证法论证碎片化讨论，我听到有人指出，数字鸿沟是碎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意味着，碎片化程度将有所降低，当然，目前连接人数高达数十亿，一旦启动这种互联网，将仅剩数百人。为什么要担心碎片化问题？

我听到其他一些人指出，碎片化是指人们说不同的语言。这指的并不是互联网，而是文化差异。

所谓的碎片化具有哪些用途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极为深刻而又基础的互联网治理问题，我将此称之为融合，也就是尝试将全球网络空间融入国家领土管辖权。每每提及所谓的最新碎片化趋势，最常提到的就是，政府尝试运用领土管辖权模式维护互联网公信力。

数据本地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吗？本地化并非碎片化。数据依然可供访问。还在那里。只是迫使人们将其纳入特定的地理区域，以便合法进行访问。

我们来探讨一个融合悖论。我们以所谓的“被遗忘的权利”为例。法国人提出，“我们意识到这项权利，并且打算在我们的领地对 Google 行使权利，”接着他们发现，由于互联网面向全球，若不使用 `google.fr` 而使用 `google.com`，人们不必了解这项权利，也不会受到我们决策的控制，因而提出了“被遗忘的权利”。

法国该怎么做？他们将竭力实现管辖权全球化。

融合是引发各种矛盾的根源。法国希望 Google 意识到这项权利即将与世界各地脱节，尽管它们不具备合法权威。

现在，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有些激进，我想我们不得不采用尼戈尔所提出的“政府合法权利控制司法管辖区内的互联网”，并且问问自己，“主权在网络空间有意义吗？国家享有网络空间主权吗？或者，需要 ICANN 一类的新型全球机构权威处理某些互联网治理基本问题吗？”

我的观点到此为止，但我认为，基本结论在于，互联网用户似乎并未脱节。事实刚好相反。想想物联网。我们连接的元素越来越多。正因如此，有些人感到十分恐惧，竭力坚持采用不同形式的控制手段，也就是按地区分配互联网。

马修·希尔斯：

谢谢米尔顿。稍后，我想请帕特里克发言——再次回到刚刚的主题，在国家和地区级势力的参与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质疑政府对于数字空间的国家权威以外，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这方面又扮演着哪种角色？我的意思是，如何推行这种模型？

米尔顿·穆勒：

这就是多利益相关方主义的真正含义。有些人认为，多利益相关方主义只是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聚集到一起，但往往出现在

国家层面。无论任何形式的多元主义民主，都存在多利益相关方主义。

从全球层面而言，多利益相关方主义是创建机构框架供人们跨越国家边界制定政策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克服威胁按地区分配互联网的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制定多利益相关方——即跨境——机构框架，从而解决互联网治理问题。

马修·希尔斯：

我只想提醒通过 Adobe 参会的人们注意，某些网络与会人员提出了一些出色的问题，非常值得密切注视。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

我也想深入分析一下碎片化和碎片化问题，因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一直对此颇感兴趣。电信架构发生改变，从每个应用程序占用一个通信通道的垂直筒仓变为多层结构的横向模型，现在我们可以重用最底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互联网、IP 协议和 DNS 支持协议。

接着，上面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序。

在我个人看来，这种模型必定会引发商业阵营和市场阵营的极大兴趣，从而确保通信正常运转。应务必保证能够通信。

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阵营则希望网络保持融合。

换句话说，如果仔细观察更高层级，会发现碎片化程度有所增加，又再次恢复筒仓结构。

仔细观察电子邮件，大家都知道，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电子邮件客户端——无论使用哪一种电子邮件客户端，都能向我发送电子邮件。

聊天不行，开/关电灯不行，几乎任何物联网元素都无法实现这种效果。

遗憾的是，我发现市场经济阵营对于碎片化的兴趣愈来愈浓厚，迫切希望通过提高层级实现互联网碎片化；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而言，却希望收集各种数据，如人们何时开/关电灯？哪种温度愿意待在家中？电表读数是什么？所有人都不希望开关与电灯直接通信，而是希望开关先与某种云服务建立通信，然后再将信息传至电灯，这样云服务将可以收集数据，执行大数据分析并出售分析结果。

当今的互联网服务业务模型有利于执行碎片化，但为使云正常运行，互联网必须保持完整。

我们的互联网 IP 层越来越稳固，但层级越高碎片化程度越高。如果讨论报告及进行推广，我一定据此编写一份报告。

[笑声]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我是牛津研究所和查塔姆研究所附属研究小组的成员，该机构由瑞典前总理 Carl Bildt 担任主席，在该小组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我就这一主题发表了看法。谢谢。

马修·希尔斯：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您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结论是，市场经济阵营对开放标准不感兴趣。它们对标准化不感兴趣。它们希望自行解决。

换句话说，当我进行人员采访和政府对话时，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讨论公共采购流程的过程中，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希望采用开放标准。

鉴于此，起初各方认定，市场经济其实采用的是开放标准，醒醒吧，才不是这样。

他们开始要求采用开放标准。这是第一步。

我发现，立法乃至任何方法都起不到实际作用。例如，我发现我们在 ICT 和卫生部门确立了不同的采购流程，实际上应确保有人切实采购通信机制时，比方说 X 射线系统，可以尽量采用开放标准。这是打破这种局面的唯一方式。

我们需要促进推动，增加层级——抱歉——制定标准和使用专有解决方案的架构层将不断降低。我们需要再次提升层级。为此，我们只能切实采用市场经济模式，即更有效地制定要求以便采购期间遵循。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帕特里克。一种截然不同的互联网塑造角度。

我知道，大家一定希望听听奥利维尔的看法。接着或许是米尔顿。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谢谢马修。

我真的很喜欢帕特里克提出的观点。

我们一直在思考：究竟如何维护开放式互联网？如何继续采用我们所支持的模型？

我们忘记了，互联网其实是人类网络。人是促使互联网区别于过往其他任何计算机网络的核心因素。在互联网发展成为当前规模之前，出现过很多专用网络。事实上，人们将越来越多的人融入互联网，这些人成为用户，带来了更多的服务。紧接着，又有更多的人进入。我们并未将互联网演变成为 America Online 模型，因此不会像这种模型一样包含封闭系统、集中控件等。

仔细观察当今的开放式互联网，会发现最终用户其实并不关心互联网是否实现碎片化。他们希望的是获取感兴趣的服务。他们希望享有选择权。希望能够随意前往任何位置，而不是听从他人的指挥。从这个层面而言，我们其实应该充分考量最终用户。由于最终用户是确定是否对互联网实施碎片化的终极决定因素。

如果将产品服务发展成为对最终用户具有吸引力的非碎片化互联网，我坚信，届时互联网将继续超非碎片化方向发展。过去，我们已经做出尝试，互联网由很多不同的小网络构成，每个小网络包含自身的专用服务，同时架设连通互联网的小桥梁作为枝节。我们发现，开放式互联网产品最终获胜。这是一点。

当然，我也存在一些顾虑，因为大家会发现，有些公司规模十分庞大。几乎形成垄断。但是，我们却仍处在起步阶段。接下来，插入您的麒麟名称，转折就在眼前。大家知道，我们总是在想，眼下需要干预的各个环节均已实施干预，我们不能再更进一步了。事实上，我们将会发现很多变化。我不太关心网络碎片化问题。只要对用户造成负面影响，将有大波势力将它打回原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奥利维尔。

米尔顿，要发表意见吗？接着有请 Jimson。

米尔顿·穆勒：

好的。我想帕特里克和我在解决所谓碎片化问题上采用的方法截然不同。同样，我强调融合。他实际上希望采用应用程序层，对吗？这其实并非互联网治理问题。这个问题有所不同——主要是经济政策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不拒绝使用互联网层、TCP/IP，还有第三层网络层，这相当于一个沙漏，一切都要经过它的筛选。这种兼容性十分可贵，除了某些希望全面审查和控制的政府以外，任何人都都不愿放弃这一点。

下面举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我不担心应用程序层碎片化问题，他用到了聊天的例子，对吗？人们使用 WhatsApp。我的手机上安装了 Skype、Telegram 和 WhatsApp。而且可能会因某些中国好友安装微信。

这很麻烦吗？不，因为复制这些聊天版本基本不会产生任何费用。而且可以兼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们只需要在某个平台上复制一款软件，然后就能与各类人群开展通信了。

如果人们某个平台的应用程序层执行聚合，有时会遭受垄断困扰，像 Facebook 和 Google。

这些问题十分有趣。这些都是互联网政策问题。不过，却并非全局互联网治理问题，因为它接触不到真正的互联网层。更多处在经济管制层面，反垄断一类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这个领域与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截然不同，其中讲述的是商业碎片化。

Jimson。

JIMSON OLUFUYE： 是的。谢谢马修。

实际上，我早就提到过，这是初始业务。根据业务模型，人们有权决定要不要进驻这个市场，或者要不要提供这项服务。

正如米尔顿所说，从技术层角度而言，它符合商业利益或大部分国家/地区的利益，应实现互操作性。

不过，在我看来，碎片化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数字对象架构 (DOA)，包括 DOA 现象，有些国家/地区尝试独自控制或处理 DOA 服务器。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加大关注力度。

如果某个国家/地区表示希望阻止某项特定服务，此时此刻，只能表示抱歉，在我们废除护照或任何身份证件之后才能行使这项权利，即便如此，我们仍将保留碎片化层。不过，通常情况下，我认为互联网将保持开放性。就目前而言，这种方法颇具挑战性，例如 DOA，我们必需认真对待。

谢谢。

马修·希尔斯: Renata, 稍后再由您来发言。不过, 我只想听听您对 DOA 的看法。

尼戈尔, 想必在 WITSA 见过很多 DOA 参考吧。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相关工作? 因为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些关注。

尼戈尔·希克森: 是的, 在上个星期举办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大会上, 很多提案引用了数字对象架构技术, 从项目和不同物联网计划层面剖析研究小组在 ITU 中应当完成的工作。

举例来说, 某个重大项目在手机上遭到窃取, 建议数字对象架构可能有助于跟踪手机。

我的意思是, 显然需要使用这种架构, 而且确实在很多应用程序中得到广泛应用。我曾在伦敦的英国国家图书馆用它来跟踪图书, 诸如此类。

最终, ITU 发觉了它的作用; 结果, 由于通常在处理特定项目时往往采用技术中立方法, 尽管显然可以使用这项技术, 但不得对它做出任何特殊关照, 让人觉得它比其他技术出色。

不过,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有些人建议在某些领域, 或许可以复制或者替换某些形式的域名系统或互联网。大家知道, 我以为大家明白这可能会受到限制。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尼戈尔。

Renata。

RENATA AQUINO RIBEIRO: 好的。我想再谈谈开放标准和互操作问题。

ICANN 刚刚启动了开放数据计划。我认为，缺乏开放数据和开放标准教育也是导致互联网碎片化的一大因素。在我看来，试图阻止某种应用程序靠近其他应用程序毫无意义，举例来说，巴西在阻止 WhatsApp 方面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巴西互联网治理学校近期针对法律专业人才启动了一项计划。就我个人而言，这项计划很受欢迎，因为有些法官甚至并不了解互联网的工作原理，但有些时候却妄下定论阻止网络及实施这些碎片化行为。

我想根据 ITU 提出的 DOA 观点简单讨论一下。同样，归根究底也是开放数据标准讨论和教育问题。

很多开放数据专业人才以集体形式存在。而且讨论全部采用在线论坛模式。我们需要更多空间开展相关讨论。令人惊讶的是，ICANN 现已开始向开放数据方向发展，但很受欢迎。

马修·希尔斯： 谢谢 Renata。

下面开始讨论最后一项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直至会议结束。
现在，我们有请墨西哥政府代表 Yolanda Martinez 发言，她正在通过 Adobe 参加会议。我认为，她一定希望就 IGF 说点什么，如果可以联系到她，我们可以请她发言。

然后再各抒己见。希望大家已经记下自己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解答屏幕上的问题或者专家小组成员的其他问题。随后我们将结束会议，大家一起找个地方喝杯啤酒或者放松一下。

Martinez 女士在吗？

您好！

好的。如果联系到她，可以给我一个信号。会的——

好的。下面开始讨论。

大家有没有什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我们将继续讨论。是的，有请。请上前来。

请大家在麦克风位置排队，非常感谢。

另外，请进行自我介绍。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晚上好，晚上好。我想用阿拉伯语发言。

马修·希尔斯： [关闭麦克风] 全体专家组成员。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事实上，这算是意见，并不是问题。

事实上就是意见。不是问题。

首先，我想就一位同事的观点发表一下看法。他曾说，我们已经成年，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可以开车了。然而，开车需要遵守法律法规。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遵照法律法规使这辆车上路行驶。每当谈到 IANA 移交机制，势必会指出，我们将在移交 IANA 职能期间继续采用利益相关方模型，或者在遵守不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继续沿用这种模型。

同样，我也想谈谈能力培养问题。特别是，我从事的正是互联网治理工作。迄今为止，很多人对于互联网治理定义可能依然模糊不明，因为每当看到“互联网治理”这个术语，人们总是认为这是政府职责。其实并非如此，我们需要实施多利相关方方法。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培养能力并密切关注利益相关方，包括不同的政府和不同的团体。作为参考，我曾听到有代表指出，我们自身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可能也提出了多种定义，记得人们在 WSIS 会议期间发起互联网治理主题讨论时曾确定了某种定义，即要求全体人员在参与过程中遵守立法制度，[音频不清晰]。此处的“全体人员”是指政府、技术社群及参与决策流程的其他社群。

在这方面，有时政府可能会对某些问题较为敏感。某些政府询问它们能否切实参与决策。在 WSIS 期间，我们曾指出，广大

合作伙伴将为政府营造适当的环境，使它们在当前局势下做出适当的决策。换句话说，政府不需要费心招揽其他各方，完全无需如此，只需营造更好的环境改善决策流程。

谢谢大家！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叫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实际上，我十分赞同大家在会上提出的各类观点。互联网治理困难重重。

首先，正如大家所说，存在语言障碍。在某些语言中，互联网治理 (Internet governance) 是指互联网政府 (Internet government)。而在其他一些语言中，这是指互联网管制 (Internet regulation)。关于管制，人们总是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监管项目。鉴于此，人们面临相关问题。

另外，某些国家/地区还存在社会文化障碍，记得在国际电信世界大会上我曾与场外观众进行交流，分享我方代表团的经验，也就是英国代表团的工作经验。

经验很简单：我们组建了多利益相关方代表团。因为在英国，我们就互联网治理设立了多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政府召集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和技术社群配合工作并定期开会。同时开设平台，使我们能够共同参加 ITU 举行的会议，

还有联合国会议，以及大型代表团可以参与的其他各类活动。

这个人看着我说，“不，真的很抱歉，但我们的人还未做好准备。他们还未准备好参加这类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还面临重重障碍，必须切实尝试推动能力培养。

非常重要。在谈到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时，必需能够说明我们肩负的责任，并且充分阐述互联网治理的含义。事实上，互联网不仅仅实施自我监管，也不仅仅是一种突然组织的偶然活动。与此同时，还需要开展一些协调工作，召集人们汇报当前工作成果并尽量保持开放性促进创新。

尼戈尔·希克森：

谢谢奥利维尔。我们换一下发言顺序，因为聊天窗口提出了一些很棒的问题。请发言。然后，我们再解答聊天中提出的问题。下面请来自墨西哥的这位女士发言，恐怕不得不打断一下。有请。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我叫 Anit [音译]，来自互联网治理中心。我想问米尔顿一个问题，马修也可以。

当我看到第二个问题时，仔细观察地区/全球势力，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但不知道这与 ICANN 的关联度如何——是否需要国际合作？我立刻想到了两种方式，它们可能会对互联网治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参与情况造成影响。因

为贸易过程其实是多边问题。鉴于可能会带来实质性影响，各级政府可将多利益相关方舞台协商的问题作为贸易问题处理，特别是存在巨大商业利益的情况下。现在，我发现短期内会一直存在。不过，我想知道的是，如何长期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如何融合贸易体制与现有体制或未来政府体制？

米尔顿·穆勒：

这一点很关键。这也是我提及网络安全并在评论中重点强调的原因之一。不过，贸易直属于网络安全。

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就国家边界进行协商。目前，我们处在十分反动的阶段，人们要求取消开放边界和自由贸易，重新主张设定这些边界。

当然，这与互联网治理息息相关。例如，我认为在信息服务中，TPP 贸易协议规定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其中包含一些极富成效的信息服务条款，堪称重大进步。但是，由于知识产权及大量典型的保护主义情结，因而依然面临阻碍。

这是第二个主题的一个主要研究方面。这是塑造移交后世界的互联网治理的主要贸易政治因素之一。

尼戈尔·希克森：

谢谢米尔顿。丝黛芬妮，可否等一等，我想谈谈聊天窗口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好的。我们继续。

Mike Nelson 向专家组提问。我们可否创建一项真正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方便极少数执法机关或情报机构代表出席 ICANN、IGF、IETF、W3C 等活动？如果他们参加活动，势必会在发言和分享方面存在很多禁忌。举例来说，而今很多国家/地区恐怖主义、儿童色情、盗版、假药及其他犯罪活动盛行，很可能引发对于在线隐私、言论自由和创新的无限担忧。问得好。谁愿意谈谈这个问题？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执法机关及类似公共服务——抱歉，我是说公共安全组织，这些机构都出席了本次会议。他们都各自组建了 GAC 工作组。同时，还与 SSAC 协同工作。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已经在参与相关工作。

这些组织的宗旨在于，人们不应该发现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已经在参与相关工作。开个玩笑。从技术角度而言，我认为他们的配合度与其他任何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小组并无差别，当然，他们本身采用更现代的工具、运用更现代的工作模式、同我们一样为获得资金援助而努力，而且与其他各方一道竭力开展工作。

实际上，我没有发现提问的这位代表所说的任何具体问题。

即便如此，我们必需加强各利益相关方群体之间的沟通，无需考虑利益相关方群体的身份。这也包括公共安全利益相关方群体。

米尔顿·穆勒： 我能不能插一句？非常迫切。我们究竟如何确定奥利维尔为人类做了哪些贡献？

[笑声]

尼戈尔·希克森： 非常有趣。我们来听听奥利维尔的看法。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没有意见。我将在会后答复您。

我想就帕特里克的观点补充几点看法。实际上，这个世界存在着很多的错误，彻底的错误。包括儿童色情、虐待儿童、恐怖主义、仇恨犯罪、种族主义，数不胜数。

我担心的是，由于一些犯罪始于网络，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犯罪都与互联网有着莫大的关联。事实上，各级执法机构一直十分关注互联网，因而有时候人们会认为，执法机构更多地是在监督互联网这种媒介本身，而不是实际问题。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些问题已然存在。而且未来似乎也将一直存在，只是现在我们的了解更深入了。我很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

似乎每一次得出的结论都是必须加强互联网管控。我们必须加强域名分配控制。必须控制 IP 地址分配。必须侦听网络意见。我们发现，最近英国发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件。《调查

权力法案》规定似乎又有新动向，要求控制连接，必需经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批准方可访问人们的计算机。遗憾的是，这项规定很可能蔓延至其他国家/地区。我确实存在这种顾虑。我想知道其他专家组成员是否也有同样的顾虑。当然，也包括广大听众。

尼戈尔·希克森： 丝黛芬妮，抱歉让您久等了。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没关系。我叫丝黛芬妮·裴琳，现担任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GNSO 顾问。我确实有一个问题，但我想先回答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邀请执法机构出席了本次会议。我们并未设立数据保护执法机构。稍稍有点不平衡。有些空荡荡的。

不出所料，我的问题与数据本地化有关。当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数据保护社群中探讨传输数据流和传输数据流面临的阻碍。发现这一问题后，欧洲人依据第 91 条指令做出了规定，或者说也可以说出台。我将改为使用这个词。

不过，目前尚未得到有效实施。我总是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困惑：在全球跨境执法方面，版权法似乎比数据保护法优越得多。

十余年来，我们一直反复检验隐私增强技术，大部分相关技术未能获得市场份额或未能实施。

我想知道，专家组认为哪一项方案可以替换数据阻止方案，同时保证数据始终处于安全位置。不要先请米尔顿发言，他不会产生共鸣。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我可以开始了。我想继续用传输方法做比喻。因为我们发现而且我敢断言，规范与立法之间存在差距，因此我们可能无法获得实际期望的适当工具。另外，我们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司法管辖区就数据保护问题达成了不同程度的一致意见，而且还收集了不同层次的看法。这与互联网和自由运动的全局设计存在冲突。因为人们必需从一个区域迁徙到另一个区域。与此类似，自修建铁路之初，铁轨间距就有所不同；同样，如果希望将火车的一端与另一端描绘出来，也势必非常困难。我们发现，有一条车道可以使车从瑞典开往英国。不过，在跨国某一边界之后，必须在道路的另一车行驶。我认为，这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定的困难。我敢断定，在数字世界里，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这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们的规范和文化也各不相同。这同样会在举行会晤时造成一定的压力。全球化希望保证全球触手可及，这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事实上，我们遵循的规范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势力相互争战。

我认为，加以时日，我们必定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

鉴于此，您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备用方案，但由于我们面临种种难题，实现起来极为困难。特别是，大家不具备我们所需的合法工具。所以非常遗憾，我们必然需要在压力之下苦苦探索。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出席了本次会议，并且将会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很多障碍有待克服。

尼戈尔·希克森：

下面有请这位来自墨西哥的女士发言。务必遵守时间限制。我们可能会赶不上车。等一下再进行提问。请等一下。请您发言，我们找到一位聊天窗口代表发言。

Martinez 女士，在吗？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我们赶不上车。

不会吧？

尼戈尔·希克森：

我不确定您能不能听到。抱歉，不过我们似乎真的无法获取另一侧的音频，很遗憾。我们将会一直尝试，但不得不继续解答其他问题了。

抱歉。有请。请自我介绍。

SHARADA SRINIVASAN: 我叫 Sharada Srinivasan。目前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研究员。

我要提出的问题/评论是，我发现在互联网治理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发展步伐面临挑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按怎样的步伐推进工作？吸收新的用户加入董事会，吸纳新的利益相关方社群加入董事会，运用各种计划衔接原本毫无关联的社群，目前的发展步调似乎无法将这些人员融入治理论坛。我想要倾听这些声音，但却无法听到足够的声音，因为如果这些人员全部出席会议，数量可能极为庞大。

就这一点而言，我想向整个专家组提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方案？首先，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是否为发展步调问题？即消费者选区加入社群的速度与参与治理流程的速度不一致。其次，如果存在这个问题，除能力培养以外，可否考虑采用任何正式流程扩大治理工作的范围？

尼戈尔·希克森: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Renate，要谈谈这个问题吗？Jimson 也想发表看法。

马修·希尔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Renata，要谈谈这个问题吗？Jimson 也想发表看法。

RENATA AQUINO RIBEIRO: ICANN 地区合作与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工作仍有巨大的改进空间。讨论非常有趣，但有一点务必牢记，本次会议的讨论主题是服务欠缺地区。ICANN 讨论的是服务欠缺地区，这些地区甚至对 ICANN 的定义一无所知。

是的，在未来的 10 亿网络用户中，有 6 亿是女性。比例极不协调，例如，ICANN 领导层的女性比例仅为 26%。然而，堪称 ICANN 旗舰计划的英才计划则进行了补充，充分考虑了性别平衡和地区平衡问题。这些人的去向如何？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参与 ICANN 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WSIS 同样十分关注。在今年的 WSIS 论坛和 WSIS 评审活动中，人们提出了地区参与互联网治理的想法。

若未邀请这些群体参加互联网治理辩论，我们很难组建赋权社群和问责流程，也不会留意碎片化及目前面临的其他一些困境。

马修·希尔斯:

Jimson，言简意赅。我想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连线这位墨西哥女士。请简单说几句。

JIMSON OLUFUYE: 我赞同您的看法，这是一个问题。邀请每一个人参会的确困难重重。我认为，尽量找出社群佼佼者并鼓励他们建立联系能够解决部分问题，因为地区用户也需要参与计划。每个人都有机会。

马修·希尔斯: 谢谢 Jimson。

Martinez 女士，在吗？

YOLANDA MARTINEZ: 大家晚上好。请接受来自墨西哥的问候。

马修·希尔斯: 抱歉，之前一直无法与您建立联系。我们可以听到您的发言。网络有时候真的很有趣，请讲。

YOLANDA MARTINEZ: 非常感谢。我叫 Yolanda Martinez。目前担任墨西哥政府数字政府部门负责人，同时也是国家公民战略小组成员。

首先，我要祝贺 ICANN 社群顺利完成 IANA 移交流程，祝贺大家在 ICANN 问责制工作上所取得的各项进展 [音频不清晰]。这项流程是 [音频不清晰]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在墨西哥，我们支持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为此，甚至早在联合国大会重新通过法令之前，我们国家/地区已开始申请主办第 11 届互联网治理论坛会议。

因此，欢迎广大互联网社群成员今年前往墨西哥哈利斯科出席会议。

会议将于 12 月 6 日至 9 日在哈利斯科萨波潘的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互联网社群已制定 IGF 议程 [音频不清晰]，届时将举办 100 余场研讨会、33 场开放论坛、15 场动态联盟会议和 4 场最佳实践论坛。

IGF [音频不清晰] 将举办多场不同会议，并计划在前一天，也就是 12 月 5 日，召开整体会议。欢迎大家来到墨西哥。

请记住，报名通道将于 11 月 17 日全面开放。大家可以登录网站提交申请了解 Visa 申请流程相关信息并注册获取多项服务，igf2016.mx。欢迎大家来到墨西哥哈利斯科。谢谢。

马修·希尔斯：

Martinez 女士，非常感谢您参加本次会议。再次道歉，抱歉让您等这么久。在座的很多代表将前往瓜达拉哈拉，热切盼望参加 IGF，出席大量研讨会、最佳实践论坛及其他活动。再次感谢您参加本次会议。

YOLANDA MARTINEZ: 谢谢。墨西哥见，大家墨西哥见。

马修·希尔斯: 好的。我收到了一个问题，解答问题之后，我们必须马上散会。解答过了吗？会议议程全部完成，或者还要一小会儿？好的。

好吧。为什么不呢？请讲。您一直站在这里等候发言。而后，我们将结束会议。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印度。目前以活跃分子的身份参与人权和民主权利工作。所以我的问题是：在印度，有数百万人使用某些特定语言，但却未提供相应语言的听力文稿。放眼全球，此类群体还有很多。

ICANN 可否制定机制使这些群体能够使用互联网？尽管没有提供相应语言的听力文稿。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他们学习附近区域的语言也是对民主权利的侵害。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这个问题问得好。

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目前需要完成的工作很多。首先，事实上，有些口头语言并未形成书面文字，这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互联网架构、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其他地区及其他各类论坛正在开发软件和其他功能，希望有一天可以不必使用键盘，也无需读写。反而，还可以对残障人士使用类似的工具。

工具开发也存在一定的不均衡现象，因为在公民读写能力较高的世界地区，大部分开发集中于残障人士，而非面向会说但不会写的群体。因而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不过，我个人认为可以开展一定的协作。这是第一点。

其次，有些语言具有书写形式，但计算机上不具备对应的字符和脚本，这种情况略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统一码联盟 (Unicode Consortium) 解决，在每一版新统一码字符集中添加新字符。例如，ICANN 使用的国际域名标准、IETF 以及各类标准，其中均纳入了统一码联盟添加的新字符。

第三，添加统一码联盟字符后将面临一个问题：电子邮件客户端可否实际处理输入/输出并通过这些字符加以显示？ICANN 确实制定了流程，也就是所谓的普遍接受性流程，从而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另外，他们还审查了处理第一类问题的能力，也就是残障人士以及出于某种原因丧失读写能力的群体，他们也可以开展通信。如此一来，问题将圆满解决。几乎涵盖了 ICANN 需要解决各类问题。谢谢。

马修·希尔斯:

好极了，帕特里克。或许可以整理一份文稿便于他在会后参考。我敢肯定，他一定希望详细了解。

抱歉。感谢大家坚持到最后。抱歉。我想我们应该还可以赶上汽车，但愿如此。让我们为在座各位和专家组成员热烈鼓掌。非常感谢。

[掌声]

[听力文稿结束]